

【姬屋藏郊】珠玉在怀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8436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84360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, 发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7 of 姬屋藏郊
Collections:	Anonymous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5 Words: 4,815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珠玉在怀

by Anonymous

Summary

代发，作者：鱼

预警：ABO、双性、足交、舔批、睡奸

不正经文案：太子这么小的玉足，不拿来足交真是暴殄天物。什么都玉只会害了我，但我就是一个低俗的人，所以OOC算我的，我先给大家磕一个。私设男性地坤分化后会长批。

正经文案：殷郊立志做个像父王一样的大英雄，然而却一朝分化成地坤。殷郊无法接受这一切，他不知道分化后该如何面对这么多年来与姬发的感情，开始疏远姬发。而姬发也在殷郊的日渐冷漠中变得疯魔……

大概就是一个分化成地坤的小太子闹别扭，把自己的老公闹黑化的故事。

(一)

姬发不明白为什么他和殷郊会变成这样。明明三天前殷郊才单枪匹马从火场将自己救了出来，现如今却对他避而不见。

冀州苦寒，帐外是肃厉的朔风，宛若鬼哭。

大军得胜那天，崇应彪得意的挑衅众人。鄂顺生性敦和，姜文焕是主帅内侄，所以崇应彪将矛头直指姬发，大声嘲笑他：苏全孝的死像一柄锈迹斑斑的钝刃，磋磨着姬发的心脏，姬发感觉自己被砺下来的血肉沾满腐臭的鲜血，他破天荒的释：干燥沉稳的泥土香气弥漫整个营帐，篝火的炙烤让这股信香格外霸道，死死攥住每个人的呼吸。

殷郊就这样被诱导分化了。一股清润的海水气息柔柔得裹住剑拔弩张的双方。殷郊在剧烈得喘息，明灭的火光打在他潮：一群早已分化成天乾的少年血气方刚，炙热的目光逡巡在白嫩的蚌肉上，垂涎那鲜美的汁水。

姬发的披风兜头盖住颤抖的殷郊，他像丛林深处的兽主叼起被覬觐的雌兽的后颈，抱着殷郊冲向营医的帐篷。

营医匆忙接过满身潮热的殷郊，怀中陡然一空让姬发有些晃神，披风尚残存几丝沁凉的海水气息，在姬发指尖萦绕不休。

（二）

从那以后，殷郊再未出现在质子营。

姬发因擅自释放信香被罚了十军杖，后背的血痕狰狞盘错。姜文焕给姬发上药，告诉他宫里传来消息，帝乙崩殂，主帅一碗接一碗抑制天乾信香的药被送到质子营，崇应彪仰头灌下黑苦的药汤，用箭袖拭去嘴角的残液。“想不到殷郊竟然分粗鄙的话语中带着情色的狎昵，姬发摔了药碗，抬手给了崇应彪一拳。

姜王后将一众质子宣进太子寝宫，所有人都知道王后的意图，但他们心照不宣的保持沉默。

菱窗隔绝沉暮的夕照，寝宫如同一座安静的坟墓，绵长的更漏声像战场上流淌的鲜血。姬发跪在冰冷的地面上，骇人的：王后会选择谁呢？是兵强马壮、民风彪悍的北伯侯质子崇应彪，还是能让她亲上加亲的姜文焕？亦或是木讷忠厚，哪殷郊会怀上别人的孩子。

这个认知如同淬毒的箭矢将姬发射得遍体疮痍，恐惧如同潮水扼住姬发的咽喉，他整个人都在颤抖，背部的伤痕迸裂，，“姬发，你随本宫来。”

姜王后的话如同绝刑前的赦令。日薄西山，整个朝歌城笼罩在阴翳之下，姬发扭曲的爱意在不见光亮的角落肆意滋长。

（三）

姬发端着一盆热水走在狭长的走廊，低沉的跫音剪碎纷乱的烛火。

内侍推开寝宫大门，铜制轴承发出“吱呀”的哀鸣，惊扰了满室清润的海水气息。姬发侧身，只能看见屏风上投映着的殷郊“谁在那里？”殷郊的音色带着分化后的沙哑，夹带着一丝慵懒的潮欲。

“臣姬发，叩见太子殿下。”

屏风“轰”的一声被斩落两半，殷郊手中的鬼侯剑发出“嗡嗡”的铮鸣。姬发抬起头，眼前的殷郊睡袍凌乱，袒露出大片蜜色姬发！为什么会是姬发？

殷郊像是潮汛下的大海，汹涌的怒火化成澎湃的海浪，拍打着岸边的礁石。他渴望成为父亲一样的大英雄，所以他主动他每天都在期盼，期盼分化成英勇的天乾，飒沓战场。哪怕是中庸也好，他也可以凭借刻苦的努力，成为父亲最锋利的：可为什么偏偏是地坤？就像精心雕琢多年的璞玉，在收尾时刀过偏锋，留下一条丑陋的刻痕，标志着他功亏一篑的失败。父亲难以掩饰的失望的眼神，母亲隐晦的暗示，让殷郊从云端坠落，跌入腥臭的烂泥，以后每个月他都会难抵本能，沦：可为什么偏偏是姬发？

殷郊刚来质子营就与姬发交好，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枕着月光，向姬发倾诉心事，而姬发只是安静地听，再替睡梦中的自

（四）

那他和姬发现在算什么？——同生共死的战友？亦或相濡以沫的夫妻。

好像都不是。他像灯壁处倒映的暗影，用至高无上的王权压迫姬发臣服于他们这段扭曲的关系。与其在君与臣的胁迫下：殷郊自欺欺人的用淋漓的恨意来给他们多年的感情做了最后的注脚。他顿时释然了。坐回床边，双手撑着柔软的被褥，，姬发跪坐在床边，小心地褪掉殷郊的鞋袜，温热的大手握住殷郊的脚踝，将殷郊的双足带入水温适宜的热水中。

殷郊的脚很小，因常年不见光而白皙软嫩，淡青色的经络若隐若现，足弓流畅，圆润的脚趾如同刚出壳的珠贝，在闪烁白嫩的双脚被热水烫得微红，像蒸蔚的绯霞。姬发觉得自己一只手就能包住殷郊的脚，他在水里试了试，果不其然，像：

姬发因常年握剑而粗粝的掌心磨的殷郊有些痒，他想挣脱，但姬发结实的手臂蕴含蓬勃的力量，稍稍用力就钳住了殷郊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殷郊突然想到一个折磨姬发的绝妙之法。

“跪好了！”殷郊沉声说道，姬发错愕一下，旋即笔直得跪在床边。

殷郊从水桶中抬起自己湿漉漉的脚，水痕顺着优美的足弓滑落。他将湿热的脚抵在姬发脖颈上，顺着锁骨滑到喉结处，作乱脚顺着脖颈滑落至姬发宽厚的胸膛，在姬发饱满的胸肌上打着旋。姬发只觉得被殷郊踩过的地方像燎原的星火，姬发的阴茎早已勃起，隔着薄薄的布料跳动着。

“被人踩也能硬，你们天乾是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发情啊？”殷郊嫌恶的皱起眉头，然后狠狠踩在了那一团鼓起的炙热上。

“啊——”姬发想解释，张嘴却是满足的喟叹。他想告诉殷郊，不是谁都可以，只是殷郊，也只有这清凉的海水信香，才能足心磨着笔直的柱身，脚趾交叉着弹弄蓄满精水的囊袋，然后再缓慢的划过粗张的肉茎，狠狠碾在脆弱的龟头上。殷郊“唔……”姬发浑身的肌肉紧绷着，气息紊乱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他脸色潮红，俊毅的脸庞仰起，幽深如墨的双目死死盯着姬发。姬发想释放自己的信香摄住殷郊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霸道的信香必然会诱使殷郊再次发情，刚刚分化的地坤承受不了。姬发咬着牙克制自己的信香，但下身酥麻的快感灼烧他的理智。姬发舌尖抵住上颚，剧烈喘息着，汗珠汇成一股股热流。床上的殷郊冷着脸，一下重过一下碾磨粗大的肉柱。离开热水时间过久，殷郊的脚有些凉了。微凉的足被擦过饱胀龟头。玄黑的裤子被精水濡湿，水涸涸的一片，哪怕在幽黄的烛光下也特别明显。

腥白的精液全喷在殷郊粉嫩的脚上，一部分渗满了殷郊的趾缝，另一部分顺着足弓流下，拉出淫靡的长丝。

殷郊有一刻的失神，旋即反应过来，他嫌恶得皱起眉头，抬腿将黏腻的脚心对着姬发的脸踩去。

姬发尚沉浸在射精的高潮中。夸父逐日，道渴而亡。他觉得自己就是被金乌炙烤而皴裂的土地，殷郊像奔涌的海水浸润他。殷郊像是误入陷阱的困兽，他惊诧得睁大双眼，剧烈得挣拽着被姬发牢牢钳住的小腿，他翻身爬上床，用巾帕擦拭着沾满精液的腿。姬发弓着身子退出寝宫，他低着头，没人发现他幽黑的眼眸闪过一丝猩红，只有闪烁的壁灯将他的影子拉的纤长。

（五）

月隐柳梢，整个朝歌城沉睡在稠墨般的夜色里。太子寝宫如同烛龙吞日的血口，只有姬发的白色披风才是暗夜里唯一的光。姬发掀起披风的一角遮住口鼻，手中的火折子冒着幽蓝的星点，青烟所及之处，宫女内侍都软倒身体昏睡不起。

“太子殿下？”

……

“…殷郊……”

空旷的宫殿只有姬发如擂的心跳声，和殷郊绵长的呼吸。

殷郊睡相一直很差，此时的他斜枕着双手，薄唇微启，露出一截红嫩的舌尖。许是残余的情热让他睡梦中都焦躁不安，以前在质子营，姬发每天半夜都要起来替粗心的王孙盖好被子，但现在，姬发伸手探进殷郊微张的嘴里，夹住那截软嫩的异物入侵的感觉让殷郊下意识的摇头，想甩开那两根作乱的手指。但是催眠的药香让他无法从香甜的梦中醒来，他无力反抗。殷郊难耐得扭了扭身子，露出了脆弱的脖颈。甫生的腺体上横贯几道红厉的抓痕，可以想见分化成地坤的殷郊是如何怨恨姬发。姬发轻笑一声，抽出沾满涎水的手指，温柔得抚摸着被摧残的可怜兮兮的腺体。

殷郊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幼兽，过电般的触感让他整个身体都忍不住抽颤几下，幽闭寝宫里的海水咸湿味更加浓郁。

姬发的手顺着腺体向下，抚过脆弱的脖颈，沿着脊柱划过殷郊精美的腰窝，在两旋腰窝处额外摩挲几下，又惹得殷郊无。那双脚又白又嫩，在黑暗中都散发着幽幽的光泽，落在姬发手里，软的像一团柔软的云。

姬发低下头，张嘴含住了珠贝般圆润的脚趾。

冰凉的脚趾像酷热炎夏的冰糕，姬发恨不得将五根蜷缩的脚趾都含进嘴里，灵巧的舌头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这抹清凉，连胯下的阴茎胀的生疼，姬发一手托着殷郊圆软的后脚跟，一手脱掉碍事的衣裳。蛰伏在密林深处的肉茎瞬间弹跳出来，姬发半跪在床上，将殷郊被舔的湿哒哒的脚放在自己大腿上，耸动着劲瘦的腰身，用紫红的龟头戳着殷郊娇嫩的足心。姬发视力极佳，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殷郊唇肉上一抹晶润的水色，那是刚才他玩弄舌尖带出来的涎水，这个认知让姬发喉。姬发合上殷郊的双脚，粗烫的柱身插进两截流畅的足弓围起的圈，快速抽送着。汨汨腺液禽从硕大的龟头流出，随着姬。这是他从小护到大的宝贝，合盖由他掀开棱盒上的红绸，禽进稚嫩的宫腔。

(六)

姬发仰头咬紧牙，下颌紧绷，压下想要射精的疯狂。他低头亲了亲殷郊被磨红的足心，摆正殷郊熟睡的身体，褪下了殷。褰裤早已吸满殷郊情动的蜜水，随着裤子的抽离，与腿心拉出黏腻的水丝。

殷郊的腿心也是一片泥泞，玉白的肉茎软塌塌的趴在远处，姬发“啧啧”的摇头，分量虽可观的肉茎日后再也无用武之处。殷郊厌恶地坤带给他的一切，这汪初生的花穴被他藏的极深，像是在岸边脱水的珠蚌死死藏住软嫩的蚌肉。

姬发强硬的撬开紧闭的蚌壳，抠出湿热蚌肉里的珍珠。粉白的花蒂颤巍巍的露出含羞带怯的嫩粒，姬发跪在殷郊腿心，舌尖抵住花粒狠命研磨着，因常年射箭磨出薄茧的指腹按揉着微胀的乳晕。牙齿轻轻磕一下被舔舐充血的花蒂，娇嫩的。

湿热的舌头破开幽闭的花穴，探进汁水淋漓的肉道。姬发死死摄住殷郊嫣红的穴肉，将整个稚嫩的花穴吃的啧啧作响。

这是姬发的瑰宝，证明着姬发从内到位掌控了殷郊的一切。他们灵欲契合，这里应该在大婚之夜由他亲自破开，鲜嫩的。姬发抽出被紧热肉穴绞得发疼的舌头，扶着自己青筋盘虬的粗如肉茎，研磨着殷郊青涩的花穴。绽放的花唇含住粗热颤动的肉茎抵在殷郊脸上，射出稠热的白浊，浓厚的精水顺着殷郊的脸颊滑落，殷郊两汪好看的梨涡都盛满腥热的精液。姬发用手挑起殷郊脸上黏腻的精水，均匀得涂抹在殷郊的小腹上，温热的大手搓揉着平坦的小腹。这里正安静孕育着稚。专属于姬发的，裹着沁润海水信香的珠玉。

(虽然我自己写爽了，但是真的感觉好OOC，我给各位磕头，一边磕头一边阴暗地爬走！)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